



J a c q u e s L a c a n

拉康在爱的自恋领域和 冲动领域之间的二元论

其在婴儿临床中的应用

作者：Marie Christine Laznik

译者：袁梦蝶

作者：Marie-Christine Laznik

法国拉康派精神分析家，临床心理学博士，拉康的分析者，CIPPA（精神分析心理治疗师与孤独症照料者国际协调协会）成员，在巴黎 Alfred-Binet 中心接待家长和婴儿，Préaut 表（孤独症谱系障碍早期筛查表）创立者之一。

弗洛伊德公报

2018 | N°63

《弗洛伊德公报》第 63 期的标题是《拉康的爱的自恋领域和冲动领域之间的二元论及其在婴儿临床中的应用》，这篇文章并不是作者提出的最终文本，而是一份被不适当地公布了的工作文件。

请在本附件中找到更正后的最终文本，并为该错误向作者道歉。

引言

首先，谈谈近日的绝妙的论点：关于破坏冲动。这是弗洛伊德用来指代指向外部世界的死冲动的一个术语。由于自恋的力比多的投注，死冲动的方向，从自身转而指向世界。

拉康在关于伦理的讨论班中谈到了这一点，但主要是皮埃尔·考夫曼(Pierre Kauffmann)在1960年4月发表的伯恩菲尔德(Bernfeld)和温特伯格(Weinterberg)题为 *Das Prince zip von Le Chatelier und der Selbsterhaltungstrieb* 的文章, *Le Prince de le Chatelier et les Pulsions, Imago, 1929-1930* (《勒夏特列原理¹与冲动, 意象, 1920-1939》) 广泛引用了他的话。

在这个讨论班(1960年5月), 关于破坏冲动, 拉康也谈到它是一种毁灭、更新和重新开始的愿望。2017年2月, 查尔斯·梅尔曼(Charles Melman)在非斯(Fez)的伊德里斯(Idriss)会议上谈到这些参与达伊沙的致命工作的年轻人时, 认为他们有改变的愿望, 因此当他们从叙利亚返回时, 我们应该接纳他们。

如果我离题了, 偏离了今天谈论的有孤独症风险的婴儿。那是因为这让我可以介绍我关于拉康对弗洛伊德第二冲动理论评论的思考, 对于第二冲动理论, 拉康反对生冲动和死冲动。拉康只使其成为任何必需的性冲动和部分冲动的两面。

拉康的冲动理论和识别婴儿风险迹象的 PRÉAUT 研究

我们刚刚获悉, 在约20年前, 我们将查尔斯梅尔曼的客厅作为我们的研究地点所进行的那项研究, 将发表在一份国际期刊(PLOS ONE)上。这是一个评估4个月和9个月大的婴儿罹患孤独症谱系障碍风险的量表。统计结果表明该量表在婴儿4个月时评估这种风险和在孩子两岁大时用CHATⁱⁱ评估是一样的效果¹。

但我对冲动的理论思考始于1992年, 这使得我提出, 将有风险的婴儿与其他婴儿区分开来的假设。整个夏天, 我根据拉康在第十一个讨论班《精神分析的四个概念》的几节课中非常零散的提议, 研究了法语、英语和德语版的弗洛伊德的《冲动及其命运》的文本。即使拉康从一开始就宣布冲动是这四个概念之一, 但重构它确实是一个难题, 在几次不同的课中可以找到这些部分, 且没有任何教学上的考虑。他创造了这些内容, 凭借他的天资。通过埋头研究, 我惊讶地发现有一些概念能够解释我在孤独

¹ 这项研究是由法国12个部门的600名PMI医生进行的, 总共有12000名婴儿, 考虑到PMI的常见的情况, 这些婴儿3年后只有5000名左右。这在普通人群中仍然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研究。结果显示, 52%的婴儿在4个月大时报告显示有危险的迹象, 他们的命运令人担忧。虽然这些婴儿中只有38%患有孤独症, 但其他婴儿有严重的语言和发育迟缓。因此, 他们也将从早期护理中受益。这项研究很快就会被认为是“科学的”, 也就是说, 这将产生一项具有明显医学基础的出版物(循证医学)。将来可能会在公共卫生政策中考虑到这一点。但有可能改出刊物一旦出版, 精神分析的敌人就会与之抗争, 因为将精神分析从孤独症领域根除的论点本质上是基于它在法国的该研究领域可能会产生的巨大延迟。毋庸置疑, 首次发表关于四个月大的婴儿患孤独症的危险信号的出版物可能会引起强烈反应, 因为它会破坏由于精神分析而导致研究延迟的论点。

症临床实践中遇到的困惑。我自问自己是否在做梦。我们当时在国际弗洛伊德协会，这是一个由克劳德·多尔盖 (Claude Dorgeuille) 组织的对精神分析概念进行理论性思考的地方。它的名字叫词典。协会的一位成员长期研究一个概念，向委员会提出建议，委员会轮流进行研究与评论，如果他们认为它是正确的，它就会成为词典中的一个条目。没有一个同事认为我提供给他们的内容有任何问题。因此，它在《精神分析话语》中如此发表²，本卷转载了该内容。

拉康的这篇文章，因为我没有添加任何内容，只是格式化地提出了两个革命性的观点，与通常的分析思想相比。

首先，我们建议考虑将冲动的第三时间作为婴儿孤独症风险迹象 PRÉAUT 测量表格的基础，在这里，自我 (Ich) 成为另一个主体 (eine Anderes Subject) 的冲动的客体。并非如弗洛伊德所写的，是一种被动的形式，而是作为一种被动的主动形式。对拉康来说，这是“自我”“使自己”成为另一个主体的冲动的客体的时间。这种中间的方式，这种被动的主动形式是真正革命性的。拉康的这一发现，我们可以在一个典型的、寻常的婴儿的日常临床中看到。他的小脚被他妈妈咬，他被看到，被听到。那其他的婴儿呢？我们在孤独症患者的家庭影片³中看到了什么？这些婴儿让自己被亲吻、被看、被呼唤，但他们不会通过为彼此做任何事情来扭转局面。在这第三时间中，他们仍然是弗洛伊德式的，例如，他们允许自己被动地被亲吻小脚。他们允许自己被看，有时会对凝视做出反应。典型的婴儿，即健康的婴儿，表现出这种特别主动的被动形式，他们让自己的小脚被吃，在寻找另一只小脚时，他们被积极地注视着。PRÉAUT 研究表明，这可以是一种识别具有罹患孤独症风险的婴儿的方法。

但是当时这篇文章中还有另一个革命性的元素，我可能没有强调，因为我没有看到它如何在临床上使用。后来其向我展示了它的核心重要性，这就是这个工作的主题。

如何照顾这些有（罹患孤独症）风险的婴儿

在生命的最初几个月，大脑和表观遗传ⁱⁱⁱ的可塑性是巨大的。我们并不是唯一一个押注生命在这个时期可能发生巨大变化的人，甚至是处于起步阶段的孤独症的逆转。

近年来对孤独症遗传学的研究显示了其表观遗传维度的优势方面。并且它（表观遗传）可以被环境修改。什么可以治好这个婴儿？学会体验这种强烈的快感，它打破了作为体内平衡的快感原则：冲动游戏。如果他喜欢在大他者的领域中寻找享乐，正

² Laznik Penot M. C. : « Dictionnaire : Pour une théorie lacanienne des pulsions », in Le Discours Psychanalytique, n° 10, septembre 1993.

³ 这些是父母在家里制作的影片，早在他们认为他们的孩子有一天会出现问题之前。

如拉康在谈到自我 (Ich) 成为另一个主体的客体时所说的那样，如果这种情况重复多次，他的命运就可以改变。

为此，有必要明确区分婴儿在与母亲的经历中的性冲动领域和自恋领域。在自恋领域中，某些可以做出回应的婴儿仍有陷入孤独症的危险。但这些概念处理起来很棘手，并且已经遭到反对。我不知道是否存在其他临床，在那里，这两个领域的区别能够具有某种意义。

Christian Fierens 将它们视为一个整体是正确的，它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临床。两者对于主体的构成都至关重要。

在后来成为孤独症的婴儿的家庭影片中，许多婴儿对他们父母的自恋性的呼唤或任何冲动的游戏——在这游戏中他们成为另一个主体的客体——都不感兴趣。因此，这两个登记似乎配合得很好。

但在一些婴儿中，家庭影片向我们展示了这些婴儿对在帮助他们的人的自恋性话语敏感，这些在他们身边帮助他们的人能阳具性地建构他们却不用使他们成为任何人的冲动的客体。如何能从理论上理解这样的临床呢？如果两者结合在一起，如何解释一个对父母的自恋性呼唤的反应如此之好的婴儿却仍成为了孤独症患者？

我们在比萨⁴的研究朋友从父母那里收到了这些影片，他们都很惊讶。

他们最终为这些婴儿⁵创建了一个特殊类别的孤独症条目。Mauricio 是这些婴儿⁶中的第一个。这个孩子发展成孤独症对他们来说是个谜。他三岁时就到 Stella Maris 组织接受诊断。他的孤独症很明显。

但他们在家庭影片中看到的这个婴儿并不符合他们过去所看过的。事实上，在这些影片的几个场景中，婴儿回应了与他说话的父母，但他更喜欢母亲的声音，而不是手机。必须承认，他们有着出色的妈妈语⁷韵律。

⁴ 我们必须感谢来自比萨 Stella Maris 基金会的儿童神经精神病学家朋友 Filippo Muratori 和 Sandra Maestro，他们自 90 年代以来收集了这些影片并提供给我们用于研究工作。

⁵ 所谓迟发类，指后来进入孤独症的婴儿。即使这个发表在科学研究中的概念已经被科学界接受，对于 PRÉAUT 表格来说，这些婴儿在 4 个月大时与其他婴儿一样处于危险之中。

⁶ 再次感谢 Muratori 博士和 Maestro 博士希望通过将这部影片委托给我来分享他们的惊讶，以及他们已经分享的所有内容。

⁷ 关于后来患孤独症的婴儿对这种特殊形式的韵律的反应，现在有大量的英文科学参考书目。而法语，则 Laznik MC: 《Pulsion invocante avec des bébés à risque d' autisme (孤独症风险的婴儿的冲

这是他十个月大时的一幕，在让我感到困惑后，这让我理解了拉康提出的这种领域区分的临床和理论丰富性。

它是这样的：当他的父亲进来并像这些父母通常所做的那样热情地对他讲话时，他正在摇篮中。父亲：“所以？你要给我看吗？”婴儿开始站起来，靠在床栏杆上。父亲鼓励他：“你真棒！继续，继续！”父亲的韵律温暖，表达了对儿子的赞赏。婴儿站起身来，爸爸的声音像足球记者般热情，他说道：“加油！前进！继续，Mauricio。做得好！你太厉害了，Mauricio！”婴儿不仅在听父亲的话，而且在他的脸上和声音上都表明他喜欢所有这些赞美。

父亲用热情的声音继续说：“Mauricio! Mauricio! 从任何意义上来说，他都是他儿子的支持者。因此，他不仅支撑（保持）了他儿子的仍然失败的运动机能，而且尤其是保持了他儿子的注意力。

在热情的赞美中，Mauricio 甚至松开了一只手，向拍摄者伸出了手。

下一刻，婴儿视线看向了下面，但父亲的声音已经包围了他：“加油，Mauricio! 了不起的 Mauricio! 太棒了！”听到这一声惊呼，婴儿又看了看父亲，眨了眨眼，似乎是在表达自己对这样的赞赏的满足。“你很了不起！”父亲继续说。婴儿的腿稍微晃动了一下，父亲又把他扶了起来：“Ti,Ti,Ti,Ti! 了不起的 Mauricio!”。当 Mauricio 把目光移开时，他的父亲带着同样热情的赞赏重唤他：“Mauricio，你很强壮，你知道吗？”婴儿立即看着他，并用了父亲的 ti, ti, ti (回应)。父亲的反应很棒：“亲爱的，你想告诉我什么？”这表明父亲在儿子身上假设了一个主体。典型的婴儿父母在孩子 6-8 个月大时也会这样做。Bergès 和 Balbo 没有机会看到后来患孤独症的婴儿的影片，他们猜想这些父母并没有想到他们的孩子患有孤独症。这样的猜想基于两年后他们遇到这些父母时父母表现出的惊讶。事实上，即使是 Mauricio 的父母，对他们的孩子如此热情，也最终在他们的男孩面前僵住。他们的儿子已经能够走路了，只是不停地从房间的一边走到另一边，就好像他们不在房间里一样。我们必须小心，不要将结果误认为原因。

让我们回到 Mauricio，其让我们所有人陷入理论的困惑。一个看起来反应如此良好的小婴儿怎么会变成孤独症呢？

动唤起)》，在 Cahier PRÉAUT 第十期，La voix, des hypothèses psychanalytiques à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从精神分析假设到科学研究)，Graciela Crespín 指导，第 23-78 页，Eres, 2013 年。

仍是在拉康的冲动理论中，我发现了能够解释这种情况的理论要素。显然，这种愉快的体验并没有在他身上铭刻一条通往大他者的强烈快感的永恒之路，通往拉康所谓的编织大他者的享乐（le crochetage de la jouissance de l'Autre），这是通过当婴儿成为另一个主体的客体时的冲动回路的闭合来实现的。在这个经验中这个另一个主体成为了他的大他者。事实上，整部影片没有任何时刻显示 Mauricio 试图使自己成为他父母的冲动的客体。然而，只有频繁地重复这种特殊的经历，找到在对方身上触发冲动快感的方法，例如，通过向对方伸出小脚和小手，让对方能够口头性地享受它们，这样，处于罹患孤独症危险中的婴儿才能保护自己免于发展成为孤独症。临床告诉我们，他是父母赞赏的客体这一事实并没有起到同样的效果。这一实证发现需要在元心理学层面上加以理解。

最近，我想重新了解这些概念，因为我遇到了类似的情况，我不得不和他们的父母一起接收这些处于患孤独症风险的婴儿。事实上，他们可以在不进入冲动闭合回路的情况下在自恋层面上做出反应。这会误导治疗师和父母。

我知道拉康在精神分析的四个概念的讨论班中揭示他的冲动理论的方式并不广为人知，也没有很受认可。在思辨层面上，他随后处理了其他概念。但我将倚赖弗洛伊德，他在《论自恋：导论》^{iv}中反对投机理论和建立在经验解释之上的科学⁸。“这是基于临床数据的研究。当然，它必须能够随着研究的进展而进行交换。其基础仅仅是观察。”⁹ 我们知道，第二年他提出了他的第一冲动理论，反对性冲动和自我保护冲动。接着，他将提出第二个冲动理论，即反对生冲动和死冲动。1964年，当拉康重提冲动问题时，拉康熟悉这两个理论。

拉康对第二和第一冲动理论的评论

以下是拉康在 1964 年 5 月 13 日所说的：“活着的主体与其为了其繁殖而不得不通过性阶段（le cycle sexuel）所失去的东西的关系，因此，我解释了所有死领域的冲动的本质的相似性，并调和了冲动的两个方面——其同时在无意识中呈现性，并在本质上代表死亡。（第 15 课，第 181 页，Seuil 出版）。因此，生与死成为性冲动的两面。

⁸ 弗洛伊德全集译者使用的术语。

⁹ Freud S. (1913): 自恋引入, O. C. vol XII p. 221., PUF, 2005 年。

在第四讲后他再次提出这个问题：“生冲动和死冲动之间的区别是确实的，因为它体现了冲动的两个方面。但条件是我们设想所有性冲动都在无意识的意义层面上表达出来的，只要它们引起的是死亡”（P. 232, Seuil 版，第 19 讲，1964 年 6 月 17 日）。

对于拉康而言，真正的冲动是性冲动，其总是部分的。第一冲动理论的自我保护冲动不是真正的冲动。他并不否认所谓的生本能的存在。这里存在自我保护，只是在他看来，这并非冲动性的。然后，他重读了第一冲动理论，将冲动领域与另一个领域对立起来，他称该领域为爱的自恋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将重新找到旧的冲动，自我的冲动。这重现了弗洛伊德在《论自恋：导论（1914 年）》的文本中详细反对的内容。

他想研究的是他所称的原始性自恋，也就是说，对于人类的共性而言，自恋倒错是反常的形式，其是处于对立位置的。

弗洛伊德从心理能量的贯注开始：

1. 首先在自恋状态下，它们是统一的，无法区分。

2. 然后，通过客体贯注，我们可以将性能量、力比多与自我冲动的能量区分开来（同上，第十二卷，第 220 页）。但随后弗洛伊德围绕着自我力比多和客体的力比多的对立而展开。通过将力比多一词归因于二者，这段文字会产生混淆。这并没有失败而且还在我们之间继续。这里是对这种情况的总结，其允许拉康后来在冲动领域中只保留部分性冲动，而将自恋所特有的自我冲动投入到另一个场域中，其中冲动的特征将被移除。这后一个领域，拉康取名为爱的自恋领域。当然，在第十一个讨论班中的拉康思想的这样一种组织对于这些特定状态的临床是有用的，在这些特定状态中，某些婴儿没有通过将力比多投注于客体并允许一些性冲动对此进行识别来度过这个关口。我们可以认为同样的文本可以被解读为肯定任何冲动的自恋的前提。这是可行的并且与这些婴儿的临床情况一致。像 Christian Fierenz 这样的自恋专题的专家，当然还有其他专家，可以采取的下一步是在那里读到自恋是冲动的。也就是说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对于拉康来说，冲动不再是性的。在这篇 1914 年的文本中，弗洛伊德反对性冲动和自我冲动。次年，在《冲动及其命运》中，他只用“自我保护冲动”一词代替了“自我冲动”一词，并提出了第一冲动理论。这些对立是重要的，因为在后面存在与荣格及其一元论的辩论。显然，在弗洛伊德那儿，自恋是在自我冲动那里发现的，他的所有关于自恋的文本都是朝着这个方向的。

冲动场域与爱的自恋场域间的对立

我在第十一个讨论班《精神分析的四个基本概念》中读到的，对于拉康来说，需要的全部登记，因此是个人生存的登记，是弗洛伊德所谓的 Ich Triebe（自我冲动）跌出冲动领域的登记。那在哪里？在他所称为的爱的自恋领域的一边。

正是在这爱的自恋领域和另一边的冲动领域之间，拉康新的二元论发挥作用。

我建议大家一起重读：

拉康：“在这个层面上，除了那些非真正的冲动之外，没有冲动作用的痕迹，弗洛伊德在他的文本中称之为 Ich Triebe（自我冲动）。Ich（自我）的层面是非冲动的，弗洛伊德在那里建立了爱”（p.174, Seuil 版本，1964年5月13日第15课）。

性本身就是通过部分冲动的中介而回归，行使自己的活动。这些冲动，拉康重复道，是唯一配得上冲动称号的冲动。

弗洛伊德所告诉我们的关于它的一切都向我们展示了这种推力的循环运动，在绕过我称之为客体小 a 的东西 x 之后，该推力穿过动情带的边缘回到作为它的靶心的地方。这就是主体出现的地方，以达到恰当地讨论大他者的维度（大写 A）。在这冲动的三个时间中，拉康看到了一个在自恋场中找不到的裂口。

具有罹患孤独症风险的婴儿的临床中设有这两个登记。首先，自恋的登记是首位且原始的，但不足以最终捕获婴儿。在这个临床中，冲动方面不足的问题是非常清楚的：当我们赞美某人，一个婴儿或其他人时，没有任何东西表明我们的不完整。我们是知情者，主人，运动教练，我们奖励好的分数。完全不同的是，当婴儿在我们的母性领域中勾起享乐时，享乐被一种特殊形式的韵律所听到，这种韵律只有当由于刚刚发生的意外而感到惊讶和我们所体验到的快乐之光共同发现时才存在。我在这里使用弗洛伊德在《诙谐与无意识的关系》中向我们介绍的诗人海涅的两个词，以及它与无意识的关系，以及以第三人称所发生的故事。这是一个贫穷的犹太彩票掮客的故事，他告诉别人，他被他的叔叔罗特希尔德以 famil-lionnaire 的方式接待了。诗人海涅，路过那里，听到了这个故事。这不是德语，他可能会说！它不在符码 (A) 中。然后，在这片刻的惊奇之后，他任由自己被这种新奇事物变得不完整，并被贫穷的犹太人不知不觉所说的俏皮话的快感所侵袭。就是如此！罗特希尔德只能在这种方式下接待！多么准确和有趣！

本书的第二部分集中于儿童的好的字词。但从第一天起，他们最轻微的姿势和目光都会让父母感到吃惊。然后，父母会产生一种特殊形式的韵律，这需要这两个元素

来产生其特定的曲线。Anne Fernald 在 90 年代初就发现了这种韵律，但婴儿尤其喜欢母亲声音中的这种韵律，甚至在她的乳汁还没有出来之前。

拉康在他的关于无意识的形成的讨论班中，基于此故事，建立了欲望图示，该故事是关于一个自欺的贫穷的犹太人和诗人在一段时间的惊讶之后，允许自己被变得不完整并感到快感的故事。

这就是他在图表上写下大写被划杠的 A 和大写 S 的方式，他后来将其称为大他者的享乐。对于他来说，这条杠代表了这一时刻的惊奇和惊喜，这让大他者可以弥补他的不足。这是冲动的登记。

欲望图可以直观地展现拉康在第十一个讨论班上所说的，当时他说 ICH（自我）（我们在这里用婴儿代替）将勾起在大他者领域的享乐。这将是一个图表，表明其中一个通道中的冲动线路的闭合。

我们在那里读到，婴儿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朝向他者的运动。但是，这个婴儿从一开始就被可能使这个他者惊讶或高兴的事物所吸引，这使我们不得不承认，婴儿的心理不是在满足需要（饥饿和口渴）的事后形成的，这通常被依附理论^v (la théorie de l' étayage.) 所理解。从一开始，在婴儿那里也有一个推力，其朝向图表的第二登记，朝向被划杠的大他者的享乐。

婴儿们很快就明白，当他们提供自己的小脚时，他者以这种明确无误的韵律告诉他们，它们很好吃，它们对这位大他者的享乐来说十分有益。后来，他们非常愉快地用那种过家家的杯子，看他们如何能够提供一杯好咖啡，为了他者的想象性享乐。这始终是关于冲动线路闭合的问题，并且只有因在大他者中的缺失才有可能。

弗洛伊德公报

比利时弗洛伊德协会审查

2018 | N°63 附录

自恋，我们这个时代的读者的一个概念？

自恋，这个主要从精神分析学引进的概念，现在已经进入了文化。当代大众的个体似乎越来越迷恋他或她自己的形象；这是胜利的个体的统治。三十年前，克里斯托

弗·拉施 (Christopher Lasch) 撰写了《自恋文化》，揭露了一个在很大程度上被幻觉和表象所统治的社会。

它是由绩效和效率的管理心理引起的，是敌对和竞争加剧的结果。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自恋与弗洛伊德试图构建的东西相去甚远，并隐藏了真正的关键：引导必要的仇恨和破坏冲动，为了主体在与大他者的可行关系中构成自己。自恋假设了独立于性冲动的破坏冲动和死冲动的存在，这是后弗洛伊德主义者所不想听到的内容的核心。

除了奥维德 (Ovide) 的神话故事留在我们的想象中根深蒂固的固化形象之外，当所谓的自恋病症侵入临床时，我们在分析技术上该如何处理自恋？在拉康回到弗洛伊德之后，如果“我们存在的核心”与“自我”不一致，那么自恋，即所谓的原初自恋，还能召唤我们到什么“一”？

我们如何才能将自己从当代话语中无休止地、强有力地重复着的回声解放出来，不是将其作为身份问题的唯一化身，而是作为我们与大他者关系的现实所向我们提出的真正问题？为了更好地界定这个黑洞，我们在辩论中设下了如此多的边界线，我们目前的情况使我们迫切需要思考这个黑洞。

ⁱ 译者注：Le Prince de le Chatelier, 勒夏特列原理或翻译为吕·查德里原理，又称平衡移动原理，是一个定性预测化学平衡点的原理。

ⁱⁱ 译者注：CHAT (Check list For Autism in Toddlers) 自闭症问卷，适用于小于 3 岁的婴儿。

ⁱⁱⁱ 译者注：表观遗传，研究环境诱导基因活性变化的遗传学分支。（表观遗传变化没有记录在 DNA 中，因此如果环境发生变化，是可逆的。然而，在某些情况下，它们可以传染给后代。）

^{iv} 译者注：书名翻译参考《弗洛伊德文集（全十二册）》，车文博主编。

^v 译者注：l' étayage, 依附，术语译文参考《精神分析辞彙》。